

博物馆文创,不能止步于卖萌

玉渊杂谭

杨仑

近日,陕西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一个特展通过拟人的手法,罗列了鎏金铜马的姓名、性别、民族、籍贯、主要经历、自我评价等,有的人觉得生动活泼,但也有人觉得太不严肃不能接受。

其实,自从故宫系列IP成了网红以来,我国博物馆文创事业也迎来了春天。古老文物开始变得“能说会道”,帝王将相也开始各种卖萌,努力契合着当下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人群的文化消费需求。有一组

数据显示,2018年博物馆参观人数已达10.08亿人次,其中“90”后占比43.2%，“95”后占比24.9%——古老的博物馆正在变得越来越年轻。

与此同时,博物馆文创周边产品发展势头迅猛,博物馆的“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如今,年轻消费者看重的不再是物品的使用功能,附着在商品上的设计感与文化气息才更能吸引他们慷慨解囊。

不过商机与利益面前,吐槽与尴尬齐飞——为了卖萌而卖萌,为了文创而文创,有些博物馆似乎有发力过猛之嫌疑。譬如某博物馆文创商店中售卖一款纱巾,其图案设计灵感来自于馆藏文物——汉

代铭旌。铭旌者,古代葬礼中使用的葬具也。《周礼》记载:“大裘,共铭旌。”这种习俗至今在我国部分地区仍有保留。把这种形制的纱巾挂在脖子上,似乎有些不太对劲。还有博物馆动辄就将藏品符号推成U盘、冰箱贴,有的展馆甚至还谋划推出木乃伊形象的巧克力……此类文创产品的共同特点是,其设计者都缺乏对文物内涵、历史背景及相关知识的了解,仅仅用现代审美眼光,将文物作为灵感来源而非文明传承载体来看待。加之国内文创市场尚处于早期蛮荒阶段,授权混乱,产业链条不畅,从业者素质高下不等,出现创意匮乏、品质平庸甚至闹出笑话的作

品,并不令人意外。虽然我们理解博物馆也要“恰饭”这一事实,但卖萌、“带货”毕竟不是博物馆的目的,传承文明才是。为了适应形势、市场需求而忽略了文化背景、文明传承,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他山之石可供参考。故宫博物院作为开此风气者,提出开发产品三要素:故事性、传承性、元素性。正如前任馆长单霁翔所言:博物馆要有尊严地进入市场。这份尊严,其实就是对文化及历史的深刻理解。讲好本地、本国历史与文明的故事,把握住文物核心内涵,恰当地开发商品的文化属性,才是博物馆们应该走的道路。

紫禁城里藏着一座西式建筑

博览荟

周乾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彰显着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互鉴启迪的主题。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文明也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升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开放成长。

有着近600年历史的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然而鲜有人关注到,在这片昔日的明清皇宫建筑群中,竟隐藏着的一座西式建筑——它就是灵沼轩。

灵沼轩位于紫禁城东六宫,其前身是延禧宫。始建于明代的延禧宫原本为木结构建筑,历史上曾多次遭受火灾。1909年,清政府决定在延禧宫内兴建一座“不怕火的建筑”。

其设想构造为:地下一层,四周建有条石垒砌的水池,计划引金水河水环绕;地上两层,底层四面当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回廊,主楼每层9间,四角各附加1小间,合计39间;殿中为4根盘龙铁柱,顶层面积缩减,为5座铁亭;四面出廊,四角与铁亭相连。

《清神史》中曾有记载:“以铜作栋,以玻璃为墙,四壁空明。入其中者,如置玻璃世界,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下层地板亦以玻璃为之,俯首而窥,池中游鱼……”这座宫殿也因此得名“水晶宫”“水殿”。“水晶宫”虽然设计巧妙,但是清政府国库空虚,工程从1909年开始,至1911年冬尚未完工。随之而来的辛亥革命,迫使末代皇帝溥仪退位,该工程亦随之停工至今。

作为近代东西方文明、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见证,无论在建筑材料、造型,还是建筑工艺方面,灵沼轩都有着浓厚的西方特色,同时又不失东方的建筑文化韵味,是典型的中西方

建筑文化和艺术的合璧体现。

灵沼轩建筑造型源自德国设计师之手,因而具有一定的欧洲风格。如其石质立柱的基座部分与希腊古典柱式之一的多立克柱式非常接近,柱头部分造型则保留了同为希腊古典柱式之一的爱奥尼柱造型,圆拱状从门窗洞顶也是西方罗马式教堂的常见结构。建造技术方面,灵沼轩采取了当时德国最先进的工艺。如铸铁柱与工字钢横梁采取螺栓连接,这与我国传统木构古建的榫卯连接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心亭的屋顶铁皮基座上焊接了大量鳞片状锌片及飞鸟造型的镀锌材料;墙体内部贴有德国进口的瓷砖;不同于紫禁城建筑门窗普遍采用口、油纸作为采光挡风材料,灵沼轩的窗户上甚至还安装了厚达3.5厘米的玻璃。

当然,作为我国清代代官建筑,灵沼轩体现的东方文化特色也很鲜明。从纹饰图案上看,灵沼轩正中的四根立柱上各雕有一条蟠龙,墙面上有二龙戏珠的纹饰。汉白玉墙体上则刻有象征高贵典雅的牡丹、象征国泰民安的鹤鹿同春等纹饰,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纹饰图案的经典内容。

从造型特点看,灵沼轩一层底挑出部分采取了类似中国古建筑屋檐的做法,即建筑出挑部分自上至下由盘头、瓦吻、炉口、混砖等部分组成,进而形成优美的轮廓。砖雕的拐角处,设有我国古建石作中常见的喷水兽造型。喷水兽下部,则是中国古建传统的须弥座台基做法。“须弥”一词源于印度佛教用语,原寓意为世界最稳固的地方。佛教传入我国后,须弥座常用于佛像宝座及重要宫殿建筑的基座,在紫禁城古建筑台基中也很常见,以其优美的造型、丰富的寓意体现着浓厚的东方文化特色。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摄手作



伞下行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李娟摄

宇宙才是最终极的浪漫

字里行间

雅倩



北京时间4月10日21点整,天文学家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宣布首次直接拍摄到黑洞的照片。这张照片来之不易,为了

得到它,天文学家动用了遍布全球的8个毫米/亚毫米波射电望远镜,组成了一个所谓的“事件视界望远镜”。从2017年4月5日起,这8座射电望远镜连续进行了数天的联合观测,随后又经过两年的数据分析才让我们一睹黑洞的真容。黑洞照片的面世,引起了不少公众对于宇宙探索的兴趣,而这本《NASA自然百科:认识宇宙》正是一堂科学家讲给大众的宇宙通识课。比如,在这本书中,你可以读出女科学家独有的细腻。本书的两位作者是女科学家金伯利·K·阿坎德和梅甘·瓦茨克。她们是NASA负责盛名的科学家,两人在一起合作超过25年,致力于将深奥的宇宙介绍给普通大众。阿坎德是NASA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可视化部门负责人,专业从事天文图像及数据表达工作,并担任对外媒体协调官。瓦茨克是该机构的新闻发言人,主要负责天文学的大众科普工作。

从地球开始,到月亮和太阳,再到太阳系、银河,以及河外星系、星系团……随着书页的展开,我们将会开启一次穿越宇宙的旅程。每一小节的末尾作者都会细心地做一个知识点小节,同时也会设置小专题,单独讲解一些细小知识点。所以,这本书其实也是适于青少年阅读的。娓娓道来的文字,让深奥的天文知识变得不再枯燥,书中也用了很生动的例子做比喻。比如,在讲到我们能肉眼观察到的光只能揭示宇宙中正在发生的事物当中的很小一部分时,用了“带外星人去看棒球比赛”的比喻,来分析我们为什么需要天文望远镜。又如,作者用了“调制一杯星系团鸡尾酒”的比喻,来表明星系团由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单独的星系、充斥在各个星系间的炽热气体以及暗物质……

在这本书中,精美绝伦的地球以及外太空的照片来自NASA哈勃、钱德拉和斯皮策

太空望远镜的拍摄。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张照片都有足够的魅力让我屏息凝视,沉浸其中。特别是面纱星云,也就是大约5000至8000年前在银河系中爆发的一颗恒星的遗迹。它的照片尤其让我能够理解那句话:“我们是恒星的产物。我们维持生命所需的所有元素——我们呼吸的氧气,我们骨骼中的钙,我们血液中的铁——都是在消逝已久的前几代恒星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星星的孩子。正如本书的前言所述:天空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你不需要医学学位,也能知道自己生病了;不需要文学博士学位,也能欣赏小说。同样,我们当中那些没有天文学、天体物理学或空间科学学位的人,也能享受宇宙的所有奇景和体验。无论任何时刻,都不要忘记,我来自星辰,也终将归于星辰,而宇宙才是最终极的浪漫。

五月榴花照眼明

物种笔记

梁永刚



“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初夏时节,春红落尽,不与百花争春的石榴悄然开花了,叶翠如剪,繁花似锦,红艳似火,或单瓣或重瓣,有红亦有黄,开得灿灿灿烂,让人不禁眼前一亮。

细算起来,国人喜爱石榴有一些年头了。丹若、沃丹、金罍,仅从这些美好的别称足以看出人们对石榴的喜爱之情。早在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便写下了《咏石榴诗》:“涂林未应发,春暮转相催。然灯疑夜火,连珠胜早梅。西域移根至,南方酿酒来。花红似故裁。还忆河阳县,映水珊瑚开。”柳和榴同留谐音,于是自古就有“折柳赠别”“送榴传谊”的民间习俗,有些地方还把中秋佳节送石榴作为应节吉祥的象征。石榴果实籽粒多而丰满,民间谓之“榴开百子”,象征多子多孙,古人因以石榴为吉祥物。石榴五月开花,花红似火,故而民间又雅称五月为“榴月”。

石榴不是本土物种,是舶来品。据史料记载,石榴是从西域引进中原的。据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关于石榴自西域而来的这段历史,在历朝历代的古诗中都多次提及,譬如,元人马祖常写道:“乘槎使者海西来,移得珊瑚汉苑栽。只待绿阴芳树合,蕊珠如火一时开。”明代杨升庵的《庭榴》诗曰:“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排花掩映时。不为深秋能进军,肯于夏半烂生姿。翻桃桃李开何早,独乘灵根放故迟。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石榴花是属于乡野的花,它不像牡丹雍容华贵倾国倾城,却质朴得让人心生怜爱。“争及此花檐下,任人采弄尽人看”,石榴花就像一位素面朝天的寻常村姑,美得自然而然,美得没有雕饰,耐品也耐看。石榴花周身闪烁着质朴温润的光华,照亮温暖了一个个琐碎庸常的农家日子。在乡间,很多与女性有关的事物都能和石榴沾上边儿,譬如,旧时庄户人家喜添家丁,如果生的是女孩,就把孩子的胞衣埋在院中的石榴树下,寓意着

孩子长大成人后像石榴花一样貌美动人。旧时乡间流行草木染,将白色的老粗布染成红色,石榴花是提取红色染料的最好植物。楚楚动人的石榴花像极了舞女的裙裾,故而把红裙称为“石榴裙”。梁元帝写过一首《乌栖曲》,里面有句“芙蓉带带石榴裙”。宋人韦骥《咏石榴花》诗有:“佳人最爱石榴红,染作轻裙步履同。惟有此花难入意,任教荣悴逐薰风。”苏轼在《石榴》诗中则说:“风流意未尽,独自送秋芳。色作裙腰染,名随酒盏狂。”久而久之,石榴裙便成了女人的代名词。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中国人向来喜欢红色,石榴花色色彩艳丽,如火一般,象征着繁荣、美好、红红火火的日子。石榴树枝头上那暖暖的一抹红,可入诗亦可入画,在古典诗词和中国画的意境中鲜活生动了几千年。遥想当年,诗人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比喻石榴的红,可谓是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用过了玛瑙、琥珀、赤玉、红裙等,仍觉得不尽其意,难尽其美。或许是哪位诗人无意中想到了“红红火火”一词,顿时灵光乍现,开启了以“火”喻榴花的先河。在以“火”喻榴花的诗词中,有两首写得最为生动传神,细腻感人。一首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山石榴》:“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闲。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杜牧写石榴花的红,写的别具一格,写花更写人。石榴花是如此可爱,以至于佳人要在头上栽花戴朵,直让人疑似要烧却翠云鬟,花红似火,人花相映,妙趣横生。另一首是元代诗人张弘范的《咏石榴》:“猩血谁教染绛囊,绿云堆里润生香。游蜂错认枝头火,忙驾东风过短墙。”你不得不佩服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巧用夸张的手法,写活了花之红艳之惊惧:绿叶如烟,花红香溢,引得游蜂前来采蜜,但一见到猩红的花团,误以为是火焰,于是匆匆乘风逃走。

印刷术西传与东来中的文明互鉴

科学史话

胡一峰

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发展进步,这是人类文明史的结论。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那些科技成果,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文明的璀璨成果,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般认为,印刷术7世纪便已在中国出现,到宋代臻于完善,也是在这一时期,印刷术开始向各地流传,不但传到了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还越过边疆,经由丝绸之路向西的国度和地区传播。

印刷术研究还表明,虽然毕昇11世纪便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印刷术的主流仍是雕版印刷。据沈括记载:“(宋)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覆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纸。”在毕昇之前,也有印工试制木活字,但由于木材性质等原因,没有被广泛使用。

13世纪末,安徽一名县官王祜制成了相对完善的木活字。15世纪后半期,铜活

字、锡活字的出现虽然改进了印刷术,但都昙花一现。直到19世纪初,中国主流的印刷技术依然是雕版而不是活字。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一方面,中国文字的结构特性以及文人对书法的审美需求,使雕版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需求,容易得到作者和读者的青睐;另一方面,雕刻活字不但可以长期保存,制作成本也相对较低,印书者从经营角度也自然倾向于使用雕版。

如果没有外来印刷术的冲击,或许中国本土的印刷术也会进一步演变。但历史不容假设,真切影响中国印刷史的是晚清来华的传教士。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出于宗教宣传的需要,已经在广州、澳门及东南亚等地尝试印刷中文的各种方式。在此,必须提到1827年从英国去马六甲传教的合约尔。在这位葬在澳门的传教士的墓碑上,至今还可以读到他的名言:“任何使我无法为中国舍身的意念,都会令我极其沮丧。”合约尔掌握了一些汉语后,就尝试对汉语的结构进行分析,最终制造出了一批中文活字。虽然他耗费十年心血铸造的汉字只有1500多个,但这些西式活字为中国印刷术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东南亚作为对华传教基地的地位弱化了。1843年6月,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收拾起行囊,带着印刷机具和工匠,离开巴达维亚,

经香港来到上海,赫赫有名的墨海书馆的历史由此肇始。王韬在他的《漫游随录》中这样描绘这一机构:“书楼俱以玻璃作窗,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就这样,西式活字在中国进入了实用阶段,也引起了迫切需要学习西方长技的中国人的注意,有些官员和士绅购买活字与印刷机并开始使用。渐渐地,西式活字印刷奠定了在华传播的基础。

随着传统的木刻印刷被取代,中国的图书文化在生产、传播、利用和保存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到戊戌时期,知识分子对信息传播的渴望更加强烈,在公共舆论空间发言的欲望也进一步被激发,西式中文活字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到了十九世纪末,西式活字明显取代木刻成为中文印刷的主要方法。

印刷术的工艺性很强,它的改进经常是受实践的需要由工匠完成的,其演变和传播过程或许不如“硬核”科技那样具有明确的节点和标志性事件。不过,正因为它是一种“接地气”的科技文明,在世俗文化的形成和普及中具有重要作用,反而更清晰地让人看到文明的双向交流是如此鲜明地改变着世界。

如果我们考察某一项具体技术的流传,或者只在较短时段内观察文明交流时,

